



撰文 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 (Christopher Stocks)
摄影 蒂博·普瓦里耶 (Thibaud Poirier)

全音齐鸣

PULL OUT ALL THE STOPS

管风琴是一种极为复杂且独树一帜的乐器，不仅对演奏技巧要求严苛，其制作工艺亦极为讲究。然而直到20及21世纪，管风琴的体积与复杂结构才激发出设计的创意火花。

管风琴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来源，通过键盘进行演奏，这种乐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而其技术与设计至今仍在不断发展演变。工业革命以前，管风琴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人造机械装置，时至今日，建造一座现代管风琴依然需要数年时间，涉及几千个小时。人们普遍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是管风琴的黄金时代，当时，巴赫（J.S. Bach）及其同时代的作曲家都为管风琴创作了诸多动人乐章。进入20世纪，管风琴设计迎来一场非凡复兴，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亦由此诞生。

管风琴的发展历程曲折漫长。它起源于世俗生活，并无宗教色彩，但是自10世纪起，便广泛用于欧洲基督教堂，及至12世纪，管风琴更成为礼拜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蜚声国际的管风琴演奏家詹姆斯·麦克文尼（James McVinnie）表示：“管风琴被视为人类与神之间的传话者。”

16世纪以后，各国的管风琴发展殊异，设计和音色都迥然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管风琴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演奏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

19世纪最后25年里面，作曲家开始尝试将管风琴作为一种交响乐器。1878年，巴黎特罗卡德罗宫安装了法国首台音乐厅专用的管风琴。在早期演奏曲目中，夏尔·马

里·维多尔（Charles-Marie Widor）的《第六号管风琴交响曲》曾启发多位法国作曲家创作管风琴交响曲，其中包括卡米尔·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于1886年完成、至今仍广受欢迎的不朽名作《第三号交响曲》。

随着管风琴开始配合交响乐团的磅礴演奏，其音域与表现力如何与整个乐团相匹敌，变得尤为关键。于是，在1890年代至1920年代，管风琴的规

模不断扩大，逐步演变成庞然巨物。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1890年落成的大型管风琴配备近9,000根音管和5个手键盘（操控音管的键盘），但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滨海大道会议中心的管风琴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后者建于1932年，配有7个手键盘、314个音栓（调节气流进入音管的控制装置），以及惊人的33,112根音管，堪称巨无霸。这种复杂性终究引起了人们反感，诺



贝奖得主、管风琴家兼传教士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率先发难。早在1906年，他便呼吁回归巴洛克时期“更纯净”的音色和更简约的结构。随后兴起的“管风琴改革运动”（Orgelbewegung）对20世纪的管风琴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鼓励人们回归更古老的形制，聚焦管风琴在17、18世纪复调音乐中的独特表现力。

不过，本文图示的管风琴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作品。尽管战争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却也为管风琴制造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促使他们创作出既承袭传统，又融合了当代音乐理念与技术进步的全新乐器。在同期的众多作品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或许是1954年落成的英国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管风琴。该乐器由管风琴家兼学者拉尔夫·道恩斯（Ralph Downes）设计，建设经费来自公共资金，因此被称为“纳税人的管风琴”。

荷兰鹿特丹的多伦音乐厅虽然于10年之后建成，其美学风格却与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颇为相似。同样，多伦音乐厅的那台1968年管风琴（见第40至41页）与伦敦音乐厅的乐器亦有许多相近之处。荷兰这台管风琴由制琴师德克·弗伦特罗普（Dirk Flentrop）设计，采用独特的水平布局，顶部设有一组气势非凡的喇叭式音管，称为“军号管”（en chamade），这个术语虽为法语，实则源自西班牙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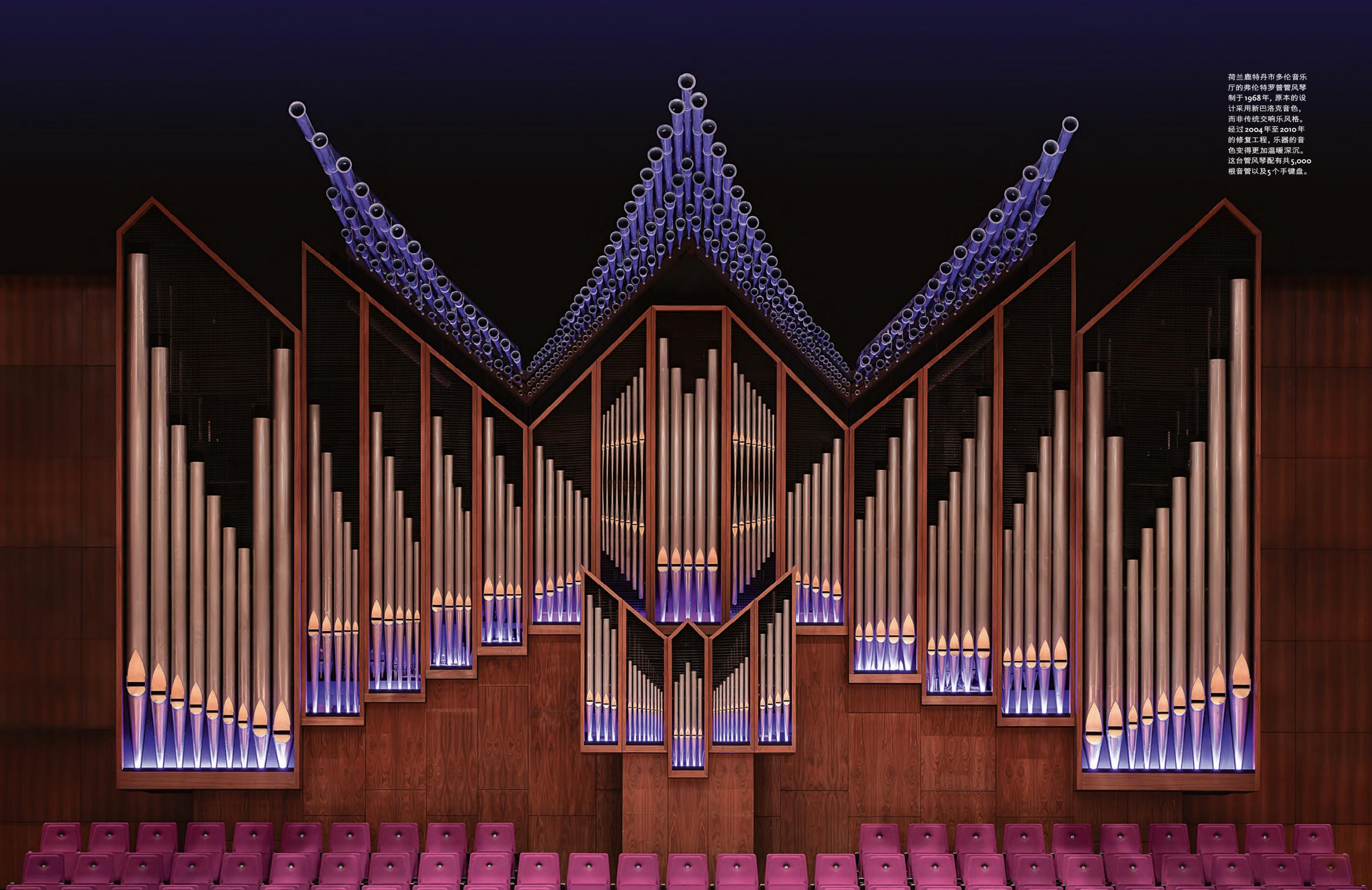
位于丹麦埃斯比约丹麦国家音乐学院的2002年管风琴（对页），风格上虽然与前述乐器略有相似，却因为音色及其所处环境尤为引人注目。音乐厅原本是1907年建成的发电站涡轮大厅，拥有优雅的桶状镶板屋顶，后来成为欧洲享誉盛名的室内音乐场馆，以卓越的音响效果和这座管风琴而闻名。

前页及上图：丹尼尔·科恩为法国勒佩克的圣蒂博教堂设计管风琴时，采用了一分为二的外观设计，以展现教堂高达35米的彩绘玻璃天窗。管风琴外壳的流畅线条呼应教堂天花板的弧形结构。该管风琴设有两层手键盘，约1,500根音管（见上图），最高的音管达5米。

对页：位于丹麦埃斯比约的丹麦国家音乐学院管风琴，由马库森父子制琴厂于2002年为该音乐厅量身打造。乐器配有44个音栓和2,828根音管。位于中央的“星铃音栓”（Zimbelstern）启动时，星形装置开始旋转，带动上方数枚小铃发声。管风琴外壳采用丹麦“海军橡木”制成，这是19世纪时原本专为打造丹麦皇家海军舰艇而培育的一种橡木。



荷兰鹿特丹市多伦音乐厅的弗伦特罗普管风琴制于1968年，原本的设计采用新巴洛克音色，而非传统交响乐风格。经过2004年至2010年的修复工程，乐器的音色变得更加温暖深沉。这台管风琴配有共5,000根音管以及5个手键盘。



名。该乐器由马库森父子 (Marcussen & Søn) 管风琴厂制造, 该公司亦为英国曼彻斯特桥水音乐厅制作了拥有5,500根音管的管风琴。曾在这家琴厂学艺的保尔·格哈德·安德森 (Poul-Gerhard Andersen), 为瑞士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的管风琴设计了几何造型和金色点缀的外壳 (第44页, 及第45页左上图)。那座管风琴由苏黎世的梅茨勒管风琴制造厂 (Metzler Orgelbau) 制作, 于1965年完工, 其造型令人联想到天使的双翼。

法国同样拥有悠久而辉煌的管风琴制造传统, 诞生过多台卓越的现代作品。其中一件杰作坐落于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阿尔普迪埃。建筑师让·马霍 (Jean Marol) 在此设计并建造了“雪地圣母”教堂, 这座高耸的玻璃混凝土

最具前瞻性的现代管风琴经常出自艺术家和建筑师之手。

建筑于1970年竣工, 带有形如灯塔的塔楼。教堂中的管风琴 (右图) 亦由马霍设计, 并由德国制造商德特勒夫·克洛伊克 (Detlef Kleuker) 制造。管风琴的造型布局充满巧思, 呈现“上帝之手”的形态: 一组音管构成四根“手指”, 另一组为“拇指”, 风箱 (用于调节音量的装置) 则位于“掌心”之中。另一台年代更近的法国管风琴位于巴黎郊区勒佩克的圣蒂博教堂。2008年, 制琴师丹尼尔·科恩 (Daniel Kern) 在此创作出一台具备新艺术风格的管风琴 (第36至38页)。

毫不意外, 最具前瞻性的现代管风琴经常出自艺术家和建筑师之手。例如由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设计, 于2003年落成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 其中的主角就是一台曼努埃尔·J·罗萨雷斯 (Manuel J. Rosales) 制造的巨型管风琴。盖里本人形容其外观就像“巨型薯条”。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基特辛根的中世纪圣若望教堂, 德国当代彩墨艺术家雅克·贾斯曼 (Jacques Gassmann)

法国滑雪胜地阿尔普迪埃的“雪地圣母”教堂建于1968至1970年间, 教堂内的管风琴于1978年落成。教堂以天窗下这台管风琴为空间的中心, 人们可围绕它呈半圆而坐。与常规设计不同, 这台管风琴的两排手键盘朝向观众, 让来宾能够观看管风琴手演奏。





为这里1996年落成的管风琴（见上方、下左与右图）创作了流线型手绘面板，为这台约翰内斯·弗洛格斯（Johannes Vleugels）制造的乐器更添动感之美。弗洛格斯表示：“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艺术家合作，管风琴的外壳在他们手中变为创作的画布。”

不过，并非所有创新都体现在外观上，或者未必肉眼可见。正如麦克文尼所言：“管风琴的基本机械结构自中世纪以来变化不大，因此，聆听一座历史悠久的管风琴演奏，就如同经历时光倒流。”气动与电子组件一定程度上早已简化了演奏操作，而近期的发展则着眼于解决这件乐器最根本的两项局限。

对页，及本页左上图：瑞士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的管风琴制于1965年，是瑞士最大的管风琴之一，共有近6,000根音管和67个音柱，其音色采用新巴洛克风格。本页，上图及左下图：

德国巴伐利亚州基特辛根圣若望教堂的管风琴音管的位置设在不同深度，环绕琴身的绘板线条呼应教堂拱形天花的曲线，同时映衬对面彩绘玻璃窗投射出的斑斓色彩。

传统管风琴需要移动杠杆，即拉动音栓的同时启动一组音管；而那些“超级管风琴”能让演奏者单独控制每一根音管（数量可高达数千），并通过配备MIDI（乐器数字接口）系统的控制台实现全球远程演奏。同理，比利时Orchestrionix公司研发的smARTValve智能阀门系统可以精确调节每根音管接收到的空气量，从而控制音质（此

前管风琴的供气方式只是简单的二元控制，即开或关）。与此同时，全新的高精度Espresso琴键触控系统使电子键盘的触感可与传统机械键盘媲美。

管风琴“乐器之王”的美誉最早源自莫扎特，其历久不衰的盛名背后自有一番原因。人们或许会以为，管风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会阻碍创新，事实却恰恰相反。管风琴始终顽强保持着个性与多元发展，对管风琴演奏者而言，这恰是其魅力所在。至少在麦克文尼看来：“弹奏管风琴的乐趣，离不开每一台乐器与众不同的演奏个性。”◆

欲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内容，敬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patek.com/owners 页面，在百达翡丽表主专区查看杂志增刊的独家内容。